

发结

又下雪了。
小葵穿着厚厚的大衣，围着挡住半边脸的围巾，漫无目的地踩在已经被无数人踩过的有点发黑的雪地上。她的眼睛没有焦距地扫视着路旁的店面，与无数个陌生人擦肩而过。
小葵其实是喜欢雪天的。理由很简单，她喜欢毕沙罗的画。在毕沙罗的画中，铺满雪的街道上有被急匆匆的车夫驾着的马车，有慢悠悠踱着步子的人，有自由自在滑冰的人。小葵想，滑行的感觉像飞一样，他应该是很快乐的。路旁的枯树高过了路灯，雪在枝丫上挂着，微微的有点鹅黄。小葵想这才是真实的颜色，雪的颜色。
就这样沉醉于回忆的小葵，一不留神撞在了一个什么东西上。她一抬头看见撞上的是一个比自己高出一头的男生。
小葵连声说对不起，男生却笑了。
笑容是冬日里难见的阳光，眼神是男生中少见的温柔，一张脸是小葵从未见过的精致。
然后男生走了，小葵回头时，眼睛鬼使神差般地瞟到了一家很小的理发店。
可她认识这里，而且记得非常清楚。
三年前，小葵留着长头发。
她记得小时候邻家的男孩告诉她：“我喜欢小葵。”小葵听了愣愣地点点头，男孩又说：“所以，我希望你可以为我把头发留长。妈妈告诉我，女人的头发，应该为心爱的男人而留，所以你要为我留头发。”小葵听了还是愣愣地点点头。
然后顺理成章的，他们上了一样的小学，一样的中学，小葵遵守了她的约定，为男孩留了长发，男孩也遵守了自己的承诺，对小葵非常照顾。
可高中时，小葵选择了美院附中，男孩却去了美国。
走之前，男孩对小葵说：“把头发剪了吧，等你遇到让你心动的男人，再为他把头发留长……”
小葵愣愣地点点头。望着男孩的背影，她突然觉得那种感觉不是爱，好像只是为了一个承诺。
就在当晚，小葵到一个小理发店剪了头发。
小葵坐在椅子上，理发师抚了抚她的长发，叹了口气说：“孩子，这么长的头发，剪了不可惜吗？”
小葵无语，勉强笑了一下。
她看着镜子里自己的头发一缕缕地掉在地上，心中突然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失落，眼泪不由自主地就掉了下来。
然后，一个男孩忽然出现在小葵旁边，递给她一张纸巾。
小葵说谢谢，男孩说别难过。
小葵说你是谁，男孩说霍若岛。
小葵说李小葵，男孩说我记住了，转身走了。
小葵还没有来得及看清他的样子，只记得那张脸是很帅气的。瞳孔是深邃的黑，表情是忧郁的落寞。
最后，小葵也走了。带着齐肩的短发。
伴随着小葵跨出理发店的大门，一晃就是三年。
今天，再次路过这里，小葵想也许是时候了。
她推开理发店的门，觉得很熟悉，一切都没有变。
一个理发师在给一个女孩子剪头发。
唯一的不同是生意好了很多，或者说有很多人在旁边等着。
小葵坐在窗前的椅子上，静静地看这里的一切。然后，她的眼睛定格在理发师的身上，小葵觉得自己见过这个人，但感觉很模糊。
高高的个子，栗色的头发，成熟的轮廓，忧郁的表情……
他到底是谁。
这时，理发的女孩起身交了钱，冲理发师甜甜地笑了一下，其实应该说是谄媚地笑了一下，至少小葵是这样感觉的。
理发师没有表情，说了声：“谢谢光临，请慢走。”
然后女孩说了声：“走了。”小葵身边的一大票女生全站起来了，一起走了出去。
小葵听见了她们的谈话。
“怎么样，我说很帅吧！”
“恩，不错，就是太酷了！”
“可是他都不甩你耶！”
“丫头，你想死吗？”……
小葵透过玻璃窗看见她们打闹着远去的身影，同时也发现，天色已经不早了。
小葵起身，当手刚触到门把手时，身后传来了一个男生的声音。
“你不是来理发的吗？”这声音很平静，可不知道为什么却搅得小葵心里波涛汹涌。
小葵转过身，眼睛正好对上理发师黑色的瞳孔，瞬间，她明白了。
她颤抖着说出三个字：“霍、若、岛。”小葵不明白自己的声音为什么会颤抖，也许只是因为这个名字在她的心里埋藏太久了。
理发师听到这个名字愣了一下，说：“我是霍若岛，你是谁？”

“你不认识我了吗？”小葵有点郁闷，其实自己三年没怎么变，顶多是变胖了一点，个子高了一点，也不至于认不出来吧。后来，她意识到自己的围巾挡住了半边脸，赶快把围巾摘了。然后期待地看着霍若岛。
“李小葵？”霍若岛向前走了几步，用复杂的眼神打量着小葵。
小葵点点头，突然觉得很开心。被人记住的感觉总是幸福的。
“我……”霍若岛刚想说话，小葵的手机不合时宜地响了起来。最要命的是铃声：“好宝贝，接妈妈电话！”小葵真想拿块豆腐撞死，而霍若岛则从刚开始的微笑变到大笑，从捂着嘴笑变到笑出了声。其实这铃声并不是小葵心甘情愿设的，是老妈武力加利诱设上的，她说这是为了表现家庭的温暖和母爱的伟大。小葵把手机放到温度足可以烤肉的耳边，还没说话，就听见老妈在电话那头大吼：“都几点了！你还不回家！再不回来就别回来了！”小葵无奈，应了一句：“我马上就回来！”然后电话那边的老妈又恢复正常，温柔地说：“电话费很贵的，别多说了，挂了吧！”小葵一边嘴里叨唠着女人真是善变，一边挂掉了手机。
霍若岛已经笑到不行，小葵本来想好好修理他来发泄一下，可是一看他的脸，不知怎么回事就下不去手。小葵只好在心里暗暗发誓，下辈子一定要当一个男的，一个帅到不行的男的！
小葵说：“刚刚你要说什么？”
霍若岛忍住笑，说：“没什么，你赶快回去吧！”
“那我走了！”小葵说着转身，无缘由地感到一种莫名的失落。
就在小葵推开门的那一刹那，霍若岛说：“如果有事，来这儿找我。”

未定标题

小葵感到心里很温暖，就像多年不见的朋友，许多年后在街上碰见的感觉。可是，她和罹若岛算是朋友吗？他们只是互相知道姓名罢了。

明天是中央美院学生画展的日子。

参加画展的大部分是大四的学生，再过半学期就毕业了，这次算是毕业纪念吧，大家好像都特别重视。这对于像小葵这种刚进中央美院半学期的学生来说，是很新鲜的。小葵以前也看过很多画展，但大多都是大师级的，虽然画得很好，但小葵总觉得和自己距离太远了。想想也是，你总不能跟棺材里的莫奈谈印象派吧。这次终于有机会看到同龄人的画作，这让小葵觉得很兴奋。

第二天一大早，小葵就来到了展厅，也许是太早了，展厅里没什么人。小葵想想觉得有点好笑，艺术家都是懒惰的，学美术的人总是还没学会画画就先学会了懒惰。

不过这样也好，小葵可以静静地欣赏每一幅画作。

小葵看着看着，不免有点失望。她觉得这些画虽然技巧纯熟，但是没什么创意。

这时人渐渐多了起来，小葵从看画逐渐变为看人的后脑勺，最后，演变为她被人挤了出来，撞到了一个人身上。

很熟悉的味道，不属于冬天的味道。

转身，看见微笑的脸，好熟悉。

“对不起。”小葵连忙道歉。

“第二次了。”男生说，声音是不轻不重的。

“恩？”小葵还在迷茫中。

“昨天傍晚，你不记得了吗？”

小葵突然想起来了，这个人就是昨天在路上撞到的那个人。

“我想起来了，真是对不起。”

“下次小心点，如果不是撞到我你就会摔倒的。”男生笑着说道，那笑容，好真实。

小葵点点头，觉得莫名其妙的有点感动。

“你鞋带开了，我帮你拿着书，你系吧。”男生又开口了。

“谢谢，麻烦你了。”小葵把书递给男生，蹲下身来系好鞋带。

“季小葵！”突然，后面有一个像女鬼一般凄厉的声音传过来，小葵觉得自己的汗毛都要竖起来了。这么有特点的声音不是牙牙是谁？小葵连忙跟男生说了再见，一转身就看见打扮得像女鬼一样的牙牙。小葵无奈，跑到牙牙面前。

“喂，你干什么穿得跟贞子似的？”小葵一走近牙牙就开始打量她今天的行头。

“你懂不懂啊，穿白裙子多清纯啊。”然后，牙牙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窜到小葵的耳边说，“我打听过了，搞艺术的都喜欢清纯的女孩。”

小葵觉得真是败给她了，说：“那你头发也不用搞成这样吧？”

“哎呀，我有什么办法，昨晚上网聊通宵，早上洗完头我妈来一句家里停电了，别吹头了。我总不能让头发上的水结冰吧？我就随手抓了一帽子就戴上了。这不，压成这样了！都怪电信局的……”牙牙义愤填膺地说着，小葵郁闷地听着，末了小葵说了一句：“咱们看画展吧。”

然后，牙牙才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拉着小葵的手挤进了人群。

其实现在小葵对这些画已经没什么兴趣了，她觉得不论看多少张画都像在看一张美院老师的画，还不如观察一下真人五官的明暗关系。

所以人群中就出现了可笑的现象，两个人拉着手，背靠背地站着，一个人在看画，一个人在看站在自己后面的人的脸。突然，牙牙兴奋地拽着小葵的手说：“这张经典！”小葵是不想回头的，因为在她的印象中牙牙通常是看画家而不看画的。可是小葵了解牙牙的个性，如果她不动，估计今天这只右手就废了，小葵想自己的艺术生涯可不能就这么毁了，于是缓慢地转过头来。

当小葵看到眼前的那张画作时，心就那么漏跳了一拍。

天上掉下的是羽毛般的大雪，小葵觉得那是天使的羽毛。

地上是一望无际的白雪，小葵觉得那像是天堂。

雪地上，有一个雪人，戴着可笑的帽子，拿着不知道为什么要在那里的扫把，表情是充满阳光的微笑。一个戴着红色毛线织的帽子的小女孩坐在雪地里出神地望着雪人，眼神是满足的。小葵想，那个小女孩，应该是个可爱的天使。

不知道为什么小葵觉得从这张画可以读到很多东西，画虽然画的是冬天，但却有冬天没有的温暖，让人看了觉得很幸福。

小葵对于好画的定义很简单，不做作，看了让人觉得很愉快，这就足够了。而自己当初会选择画画，也是希望所有看见自己画的人都能感觉到幸福。

“牙牙，你知不知道这张画是谁画的？”

牙牙听了，用见到恐龙一样惊讶的眼神看着小葵，说：“小葵，你不会不知道吧？”

小葵摇摇头。

“唉，你真是孤陋寡闻。画这张画的是一个大三的学生，叫易炆。他可是个大帅哥啊，好多学弟学妹都崇拜他，还有好多学姐倒追他呢！我都盯上他好久了。”

“哦，知道了！”小葵真是受不了牙牙，她的侦探水平已经到达炉火纯青的地步，小葵估计要是问她易炆的电话，她搞不好都有。

“好像没什么好看了的，我们去吃饭吧，我都快饿死了！”牙牙用那双熊猫一样的眼睛可怜巴巴地看着小葵。

“行，我把这几本书还到图书馆就走……啊，书呢？”小葵突然意识到刚刚把书给那个男生之后忘了拿回来，“这下可糟了！那一本书就150多，三本就450，还有一本是限量发售，把我卖了也没法赔啊！”

“别难过，我们先去吃饭，肚子饿的时候是不会想出好办法的。”

“我真是误交损友！”这次轮到小葵义愤填膺了。

然后，小葵就被牙牙生拉硬拽地拖出了展厅。你知道搬雕像时怎么搬吧，刚刚在中央美院的展厅里就上演了一幕真人版的。

走到大门口的时候，小葵听到有人叫自己的名字。

一回头，小葵看见一个男生手里拿着三本书冲自己摆手，脸上依旧带着笑容。

小葵估计自己是用了百米冲刺的速度跑了过去的，她一看见那三本书，马上手舞足蹈起来，还胡言乱语：“太好了，我不用卖身了！”

足足3分钟，美院的学生在校门口欣赏了本世纪最难看的现代舞。3分钟之后，小葵恢复正常，才看见男生已经笑得直不起腰，牙牙站在一边，脸上的表情像踩了大便。

“我刚刚说话了吗？”小葵真想找个地缝钻进去。

“恩，那个……哈哈……”男生还是忍不住笑出声来。

未定标题

“过分！”小葵说着，拽着牙牙生气地走了。
只听见男生在后面喊：“季小葵，我是大三油画系的，我叫易炆！”
易炆。原来他就是易炆。
不属于冬天的易炆。

“这星期的作业是每人交一张人物素描。”美术老师平静地说完这句话后就冲了出去。小葵觉得大学生活真是奇妙，以前都是一听见下课铃学生跑得比谁都快，现在是一听见下课铃老师跑的比什么都快。
“真是烦人，又画人物素描，我都快把我认识的人画遍了，哪还有人啊！”牙牙一边啃着汉堡一边像老太太一样叨唠着。可小葵知道，尽管如此，牙牙交的作品总会让人有新的惊喜。这大概就是天赋吧。
“小葵，这次你要画谁啊？”牙牙看着小葵郁闷的表情，喝了口可乐，说，“不会又是你妈吧？”
小葵啃着汉堡点点头。

“大姐，你每次都画你妈，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你每次交的作业都是同一张画复印的呢！”牙牙气愤地说着，就差把手里的粟米棒丢过去了。“你就不能跟我似的画点帅哥吗？”
小葵冷笑了一声。“花痴！要是让我妈知道我没画她估计你就见不到我了。”
然后，牙牙以比光速还快的速度把脸凑到了离小葵鼻子0.05厘米的地方，怪笑了一下，说：“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小葵想，怎么跑步时没见牙牙那么快。
小葵想，也许真的可以试试画别人。然后，小葵的心里出现了一个名字：
霍若岛
“小葵，快看！是易炆！”这时，牙牙用她那足以震碎玻璃杯的女高音激动地说，差不多所有KFC里的人都听见了，当然，易炆也不例外。
小葵说：“佩服，你的视力总是奇迹般的在看帅哥的时候变到5.2！”
牙牙没理她，冲易炆招手，示意他过来。
“你疯了！跟他又不熟！”小葵还想着上次校门口的一幕，所以最近看见易炆总是能闪就闪。
“一回生二回熟！”牙牙丢给了小葵这句不怎么恰当的话。
易炆带着惯有的笑容走了过来。
那笑容总带给小葵某种错觉，温暖的错觉。
“学长，你吃饭了吗？”牙牙的声音真是酸得让小葵骨头都散了。
“那个，还没有。”易炆吓得向旁边挪了1厘米。
“小葵，快去帮学长买个套餐。”牙牙用复杂的表情说，小葵知道，她的意思是：臭丫头，还不快闪。
“不用，我自己去就行了。”易炆说着就要起身。
小葵看出牙牙的表情变得更加复杂了，识趣地说了一句：“上次的事谢谢你，所以我请你吃饭。”小葵说完，就像黑影一样消失在排队的人群中。
等到小葵回来，发现牙牙和易炆已经混得很熟了。
小葵觉得，要是牙牙写作文的时候有聊天时的一半多，估计考北大是不成问题的。
餐桌上，小葵一直没怎么说话，就听牙牙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就差把人家祖坟在哪也问出来了。突然，易炆的手机响了，他“恩”了几声就挂掉了，笑着对小葵和牙牙说：“对不起，突然有点事，我要先走了。”
小葵笑着说再见。
牙牙笑着说一定再见。
易炆走过小葵身边，俯下身轻声地说了一句：“希望再见。”
小葵觉得这句话的温暖在耳边弥散开来，温暖了她的心。
回头目送易炆离开，易炆留给她一个微笑。
再回头看见牙牙恐怖的眼神，小葵低下头。
“他跟你说了什么？坦白从严，抗拒从严！”牙牙愤怒地说。
“那个，就是再见。”小葵可不想把宝贵的生命结束在牙牙这个冲动的女人手中。
“那他为什么只跟你说？”牙牙生气地抢过小葵刚要吃的粟米棒，“所以，这个我吃！作为补偿。”
小葵说：“被你打败。”
然后，在回家的路上，牙牙找了N多个理由来说明易炆为什么只跟小葵说再见，比如什么“因为我太漂亮了，他不好意思”之类的。小葵只当身边有只苍蝇。
不知道是不是安排好了，小葵和牙牙又路过了霍若岛的小理发店。
“牙牙，你先回家吧，我要去理发。”
“在这里吗？”牙牙摆出不可思议的表情，“这种鸟不生蛋的小店你也去？”
不知道为什么，小葵听见“鸟不生蛋的小店”这几个字有点生气，冲着牙牙说了声再见就推开了店门。
“季小葵。”霍若岛看着小葵笑了，“来剪头发吗？”
小葵摇摇头说：“有事拜托你。”
霍若岛笑着点点头。
“我可以画你吗？”小葵觉得说这话时脸上有点热。
“嗯？”
“那个，我们要交作业……”小葵突然觉得自己有点突兀，毕竟，她和霍若岛只是知道名字的陌生人。
“我答应。”霍若岛不假思索地说，明媚的笑容却让小葵觉得隐隐的忧郁。
小葵想霍若岛大概是属于冬天的人。

星期一大早，小葵就拿了画板和铅笔去了霍若岛的小理发店。
可是到了门口，小葵却发现“暂停营业”的牌子。
小葵轻轻敲门，说：“霍若岛，你在吗？我是季小葵。”
过了好一会儿，也没人来开门。
小葵有点生气了，“明明答应我了，霍若岛，你这个骗子！”说着，小葵又重重地敲了几下门。
又过了一会儿，门后传来有点沙哑的声音：“谁啊？”

“季小葵。”
然后，门“吱”的一声被打开了。小葵看见，罹若岛的脸上充满倦容，黑色的瞳孔有点暗淡。阳光打在他脸上，显得有些苍白。
“罹若岛？你怎么了？”
“没什么，有点感冒。咳咳……”罹若岛说着，还逞强地笑了一下，苍白的脸竟让小葵觉得有点心疼。
小葵也不知道自己是那根弦错了位，居然伸手去摸了摸罹若岛的额头。就在小葵的手掌轻触在罹若岛额头上的那一瞬间，她突然觉得眼前的这个人那么不真实，小葵感觉他的肌肤像雪一样，好像随时都可能融化。
“还说没事，你都发烧了。”
罹若岛居然笑了，笑得很满足。
“还没吃药吧？我去帮你买。”小葵说着转身，罹若岛却从后面拉住了小葵的手。
“谢谢你，自从爸爸死后，没有人这样关心过我……”小葵听的出，罹若岛说这话的时候有点哽咽。
小葵觉得罹若岛的手是冰凉的，就像他的表情一样，从来都没有温度。
小葵笑笑说：“等我，我会给你做好吃的。”然后就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
因为她没有勇气回头看罹若岛的表情，令人心疼的忧郁。
回到理发店的时候罹若岛在窗边坐着，出神地望着窗外。
小葵说：“你吃了药去睡一觉，会觉得好很多。”
罹若岛笑着说谢谢。小葵却觉得这笑容不真实，也许他并不快乐，笑容只是对自己的安慰。
小葵帮罹若岛煮了粥，本想这样就走了，可一个回瞬间瞥到罹若岛熟睡的脸，她突然觉得心一下子被什么抓住了。
也许有的人就是天生的艺术品。
于是，小葵静静地坐在罹若岛的床边，拿出了铅笔和画纸。
小葵第一次有机会这么仔细地观察罹若岛。不是很整齐的头发放住了浓密的眉毛。长长的睫毛，高高的鼻梁还有没什么血色的嘴唇。苍白的脸，忧郁的气质，以及即使在睡觉时都会习惯地皱着眉。
时间仿佛在这一刻凝结了，凝结在季小葵和罹若岛身上。

星期一小葵一走进教室吓了一跳，偌大的教室里居然座无虚席。这在小葵的印象中是从来没有过的，而且再仔细一看，一水的女生，就有那么一两个男生，就像一堆鲜花里突然蹦出的几根杂草。说“鲜花”，是因为今天女生的打扮太有“特点”了。不知道今天是不是三八妇女节，大家都打扮得特鲜艳，其实应该用妖艳更恰当一点。
小葵看到这儿，赶快倒退了几步，看了看门上的牌子：“大一油画系”。小葵分明没有走错班，可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正在小葵站在门口发呆时，一个更加妖艳的女的出现在小葵的面前。
“你是谁？”小葵在心里暗暗祷告，千万别听到她想的那个名字。
“你个没良心的！我是牙牙啊！”
如果这句话不是在美院的走廊里被人听见，估计别人肯定得误会是妓女和嫖客的对话。小葵在心里喊：“冤啊，主不保佑我！”
“你干吗打扮成这样？”小葵马上跳到了离牙牙5米的地方，她可不想别人以为自己和这个怪物是一起的。
“当然是为了学长！”
“啊？哪个学长？”
“笨蛋，除了易场谁还配我叫他学长啊！”
“易场？”小葵重复着这个名字，耳边仿佛又回荡起“希望再见”这句话。不自觉地有点脸红。
“恩，今天老师病了，所以找易场帮他带课！”
说完，牙牙拉着小葵走进教室，才发现根本就没有空座位了。
牙牙走到一个男生身边，在他的耳边说了几句话，男生就匆匆离开了。
小葵问：“你跟他说了什么？”
牙牙笑着说：“我说你女朋友和一男的在2楼楼梯拐角有说有笑地聊天呢，你快去看看吧！然后那男的居然还跟我说谢谢。”
小葵又一次肯定了自己的想法，牙牙要是编作文的水平有编瞎话的水平的一半，铁定能考上北大。
牙牙说：“小葵你坐这儿。”
小葵愣了一下问：“那你坐哪？”
牙牙拍拍小葵的肩膀说：“我站着就行了！”
小葵突然一下觉得很感动，觉得交的这个朋友真是好，刚想说谢谢，就听见牙牙说：“这样比较明显，学长一进来就能看见我！”然后就花痴似的那儿傻笑。
小葵在心里骂了一句：你妈妈的！
过了一会，易场面带微笑地走了进来。可一看见这些画得比阎王还要可怕的脸马上就笑不出来了。

他顿了好久，才吐出几个字：“大一的学生真像艺术品。”
然后整个教室就听见小葵哈哈地笑出了声。周围的女生鄙视地看了她一眼，就又笑容满面地看着易场。
“大家好，我是大三油画系的学生，我叫易场。今天你们老师病了，所以让我带一节课。其实我也不知道给大家讲什么，你们想听什么？”
“学长生日是哪天啊？”
“学长是什么血型？”
“学长电话是多少？”
……
这些女生的声音一个比一个嘤，小葵觉得鸡皮疙瘩都掉了一地了。看着讲台上郁闷的易场，小葵突然觉得很好笑。就那么一个人傻呼呼地趴在桌子上笑了起来。
“季小葵，你想听什么？”易场突然注意到原来季小葵也是这个班的，脸上又泛起了笑容。
“没什么想听的，画画好了。”小葵觉得自己当时特镇定，可一坐下，周围的女生就用可以杀死100只苍蝇的眼神盯着小葵。小葵觉得背上的冷汗都出来了。突然，一只手搭在了她的肩膀上，一回头，一个比牙牙更像贞子的女生幽幽地说：“你怎么认识学长的？”
小葵没敢说话，赶快回过头。
易场在讲台上郁闷了半天，好久才又开口了：“你们把作业交了吧。”
然后，全班女生就含情脉脉地把作业交了。小葵觉得她们好像不是在交作业，而是在递情书。有一女孩特可爱，交完画

未定标题

还给易炆掬了个躬，说：“学长，请多多关照。”易炆都给吓懵了，连忙也给她掬了个躬。然后两个人就没完没了地跟日本人似的在讲台上掬起了躬。

到小葵交画了。易炆看看说：“不错。”然后开玩笑似的问：“这男的是不是你男朋友？”

小葵说：“不是。”

易炆说：“幸好不是。”

小葵的心又咯噔一下，为什么易炆老是说些让她不明白的话。

在小葵走过易炆身边时，易炆用很小的声音在她耳边说：“你们班同学真有点。”小葵听了差点没笑翻过去。

最后，一节课就以这种奇怪的方式结束了。

第二天老师还是没来，易炆也没来。

第三天老师没来，易炆没来，半个班的女生也没来。小葵和牙牙成了一堆杂草里蹦出的几朵鲜花。

星期四是圣诞节，学校放假。

小葵说：“大学就是好，连这种节日都放假。”

牙牙说：“笨蛋，当然是因为老师有约会了。”

小葵“哦”了一声，然后在心里说：笨蛋都知道不是因为这个理由，不知道谁才是笨蛋。

牙牙说：“今天上哪玩？我们约上易炆去KTV吧！”

小葵说：“免了，我闷。”小葵永远忘不了，高考结束的那天晚上，牙牙在麦乐迪里拿着麦克风不放手，人家说要关门了，牙牙就威胁说要把麦克风吃了，吓得人家差点没报警。那次是小葵有生以来觉得最丢脸的日子，不过也给她省钱了，因为从那以后，她再也没去过麦乐迪。

“那你去哪？”牙牙一脸不爽，如果不是在公开场合，小葵估计自己会被打成二级残废。

“回家……陪妈妈”小葵说这话时顿了顿，其实她是想去罹若岛的小店。她知道，罹若岛是孤独的，不论哪个节日，她都是一个人度过，所以这次，她希望可以陪着他。

“我倒，算了，你不去也好。我老觉得易炆对你有点不一样。他要是喜欢上你，我就把你劈了！”牙牙说着，转身走了。

小葵望着她的背影笑笑说：“有异性没人性。”

快中午的时候，小葵去了超市，买了很多好吃的东西。她见过，罹若岛屋子有成箱的泡面，她知道，罹若岛是一个不会照顾自己的人。说来也怪，她和罹若岛相处的时间加起来也没超过一天，但她却觉得她了解他，了解他的孤独。

拎着大包小包走在街上，小葵第一次觉得冬天的太阳也可以这么温暖，照得小葵好幸福。

小葵推门进到了罹若岛的小店，店里没有人。

小葵听到罹若岛的房间里好像有声音，有……女人的声音。

“若岛，我真的好喜欢你。所以请你，不要推开我……”

“萧萧，你别这样……”

“若岛，你说啊，说你也喜欢我，说啊，我等你的告白，足足10年了，若岛，求求你，说你喜欢我……”

“萧萧，我一直拿你当妹妹……”

“我不信，你……”女孩的声音突然小了，小葵不自觉地向房门走近了几步，在半开着的门外，小葵居然看到女孩的唇印上了罹若岛的脸。小葵觉得心一下子好像静止了，好难受，眼睛好痛，透明的液体一下子涌了出来，滑到嘴边，好苦。

“萧萧，你干什么？……季小葵！”罹若岛突然看见伫立在门外的小葵，一下子推开女孩，向小葵走去。

“季小葵，我……”

“你是谁？”没等罹若岛说完，女孩就插话了。

小葵终于有机会看到她的样子。她真的是个漂亮的女孩，很像洋娃娃的女孩。长长的头发，大大的眼睛，细致的皮肤。站在罹若岛的身边，就像童话中的王子和公主。

小葵说：“你是谁？”

女孩说：“我是若岛的女朋友……”说着，女孩还挽住了罹若岛的胳膊。

“莫萧萧，你胡说什么？”罹若岛马上把她推开。

小葵看着罹若岛的脸，心像被什么揪住了，觉得好痛，原来，有个这么漂亮的女孩子喜欢他，这么喜欢他……

小葵说：“罹若岛，生日快乐！”

话毕，转身，小葵想逃走是最好的选择。转过头的那一刹那，眼泪润湿了她的脸。

也许，她早就喜欢上了这张忧郁的脸。

从三年前的那次相遇，就注定了这场爱恋。三年后的重逢，开启了她心中的秘密花园，然后，花园里的花绽放，凋谢。

罹若岛来了，又走了。

这时，手机响了。

“喂。”

“季小葵，你是季小葵吗？”电话那头传来有点嘈杂的声音，但小葵听得出，是牙牙。

“白痴啊，我是！”

“你声音怎么有点奇怪，哭了吗？”

“没有……”

“易炆说要把你找来，要不他就走了，看在这么多年朋友的分上，你就勉为其难地来一趟吧……”

没等牙牙说完，小葵就说：“我去，在哪？”

“麦乐迪！爱死你了！”牙牙在电话那头兴奋地说着，小葵估计如果那电话不是公共的，牙牙搞不好就会抱着电话一通狂吻。

挂了电话，小葵觉得答应得有点莫名其妙。

“算了，也许唱唱歌心情能好一点……可是，为什么又是麦乐迪？”

“小葵，你来了，等你好久了！”一进包间，牙牙就比服务员还热情地迎上来。小葵想：你要是什么时候都对我这么好就好了。

然后，小葵一眼就扫到了坐在一边的易炆。易炆穿着一件白色的毛衣，深紫色的衬衫领子翻了出来，显得很阳光。米色的裤子不经意间衬托出他高挑的身材。小葵想，长得漂亮的人果然穿什么都好看。

易炆看见小葵来了就笑了，说：“季小葵，生日快乐！”

小葵看到他的笑容，觉得好温暖。说：“学长，生日快乐！”

未定标题

易烱笑笑，牙牙说小葵快坐。
然后，牙牙这个麦霸又站在点唱机前不走，最郁闷的是，她唱的歌是“K歌之王”。小葵心想：真适合你。
可能是因为心情不好，小葵喝了好几瓶啤酒，感觉有点醉了。
易烱说：“季小葵，你没事吧。”
小葵说：“没事，我酒量好得很。”
易烱说：“你是不是有什么不开心的事。”
小葵说：“我很开心，真的。”然后，小葵笑了，可很像在哭。
易烱说：“牙牙，小葵好像醉了，我先送她回家。”
牙牙说：“好，好，那你记得回来找我。”
路上，小葵被寒风一吹，好像有点清醒了。
“学长，我不想回家。”
“那你想去哪里？”
“游乐场。”
“好，我带你去。”
小葵回头看看易烱的脸，天有点黑，看不太清楚，只觉得易烱的眼睛是闪亮的，像最亮的北极星。
也许因为圣诞节吧，游乐场还没有关门。
旋转木马在最显眼的位置，闪着最显眼的灯。
小葵说：“学长，我想坐旋转木马。”
易烱点点头说好。
小葵觉得自己一定是喝醉了。自从小学毕业，她就没再进过游乐场。现在都是成年人了，居然跟小孩吵着要买糖吃一样吵着要做旋转木马。
易烱说：“季小葵，你听过《旋木》吗？”
季小葵点点头说很好听，然后居然唱了起来。
拥有华丽的外表和绚烂的灯光/我是匹旋转木马/身在天堂/只为了满足孩子的梦想/爬到我背上/就带你去翱翔/我忘了只能原地奔跑的那忧伤/我也忘了自己是永远被锁上/不管我能够陪你走多长/至少能让你幻想与我飞翔/奔跑的木马/让你忘了伤/在这一个供应欢笑的天堂/看着他们的羡慕眼光/不需放在心上/旋转的木马/没有翅膀/但却能够带著你到处飞翔/音乐停下来/你将离场/我也只能这样
过了好久易烱突然拉起小葵的手说：“小葵，我愿意当你的旋转木马，永远守护着你。”

小葵觉得易烱的手好温暖，就像他每一句话一样，充满着温度。
不像罹若岛，他总是冰冷的。
“学长？”喝醉了的人总是有点迟钝。
“季小葵，我喜欢你！”
小葵好像听见了，又好像没听见，头好晕，易烱的声音，人们的笑声，旋转木马的音乐……都渐渐模糊了。然后，她觉得好像被什么人抱住了，很亲切，很温暖……

小葵觉得有什么温暖的东西打在了脸上，睁开眼，阳光，眼睛被刺得好痛。
头好晕，喉咙好痛，觉得好热。
小葵想，自己是发烧了。
“小葵，起来了？”老妈从门缝里探出个脑袋，温柔地说。
不过小葵知道，暴风雨前总是宁静的。
果然，0.01秒之后，老妈就像变了身一样开始咆哮：“季小葵，你是一女孩子，喝得这么醉成什么样子，啊？而且，居然还是一个男生把你送回来的？他是不是你男朋友？你真是越来越不象话了……”老妈的话像子弹一样蹦个没完，小葵想，抗日战争要是有你，估计中国能早10年胜利。
“男生？应该是易烱吧？可昨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一点都不记得了。我只记得是在麦乐迪和牙牙唱歌。”小葵实话实说，说真的，她很想知道昨天晚上发生了什么。她想万一在易烱面前说出了罹若岛的名字或是做出了什么丢脸的事就惨了。
“易烱？你说易烱是谁啊？”老妈真是典型的八婆，什么都要刨根问底。
“他是我一学长，大三的。”
“哦。”老妈说着，居然用很奇怪的眼神看着小葵，小葵觉得心里有点发毛。“不过那男生还真不错。送你回来的时候，你披着他的外衣，他还很有礼貌地跟我打招呼。我说让他进来坐，他说还有事转身就走了，这不，衣服还在这儿呢，你今天上学的时候还给人家吧！”说完，老妈指了指挂在一边的一件大衣，黑色的大衣。
小葵说：“妈，我好像发烧了，今天不去了。”
老妈说：“那好吧，抽屉里有药，你好好休息，我要去上班了。”
小葵说拜拜，然后倒头就睡。
再醒来已经是中午11点了。小葵想应该给牙牙打个电话请假。
“喂，牙牙，我是小葵。”
“恩，什么事？”牙牙第一次让小葵感觉她的话没了温度。
“你怎么了？”
“没什么，什么事？”还是不轻不重的，小葵想也许牙牙在上课，不方便说话吧。
“我有点发烧，今天不去了，你帮我请个假。”
“知道了。还有别的事吗？”
“没……”小葵话还没说完，牙牙在那边就挂了电话。小葵想，这女人怎么这么早就到更年期了。
挂了电话，小葵觉得还是很难受，浑身无力。小葵想上初中时就因为背不下来乙醇的化学方程式而被老师骂到臭头，现在喝醉了酒又有后遗症，所以发誓，再也不喝酒了。
然后，躺在床上，脑海里不自觉地就浮现出罹若岛的脸，微笑的脸，忧郁的脸，苍白的脸。小葵使劲摇摇头想忘记这张让她难过的脸，可是有些东西是注定不能忘记的。
不知道又过了多久，门铃突然响了，小葵想，会不会是老爸老妈谁良心发现，翘班回家给生病的女儿做饭。可是当她打开门，却看见一张微笑的脸。比阳光还要灿烂的脸。
“学长？”小葵有点吃惊。
“不让我进去吗？东西很重的。”易烱笑着说，把手上的东西在小葵眼前晃了晃。
“恩。”小葵觉得有点莫名其妙。易烱是翘课出来的吗？还有，他怎么知道小葵家住在哪？最重要的是，他为什么要来？

易烱把东西放到了桌上，转过身说：“小葵，吃药了吗？”

小葵摇摇头说没有。

易烱说那先吃饭再吃药吧。

然后，易烱就在厨房里忙碌起来了。

小葵看着他的背影，觉得有种微妙的感觉。曾经在最放肆最单纯的日子里，小葵为无数的电影感动着，她一直难忘的一幕，就是男主角给他心爱的女孩做饭。小葵觉得那是最普通也是最美好的爱情，正如小葵渴望拥有的，温暖的爱情。小葵没想到，像易烱这样的男生居然也会做饭，而且，真的很好吃。吃饭时，易烱一直很在意地问小葵菜好不好吃。小葵笑着说好吃，但没什么胃口，易烱担心地问没什么事吧，然后又笑笑说那就喝粥好了。

小葵觉得今天的易烱有点不一样，说不上来的感觉。

这时，电话响了，是牙牙。

“喂，易烱在你家吧？”牙牙的声音还是不轻不重的，小葵想现在应该下课了，这女人还搞这么深沉，是不是受什么刺激了。

“恩，你怎么知道？”

“原来是真的。季小葵，你……”牙牙说着，在电话那边哭了起来。

小葵一下就慌了，因为在她的印象中牙牙一直是个不会流泪的动物。

“牙牙，你怎么了？”

“怎么办，易烱真的喜欢你。我好喜欢易烱，真的很喜欢，要是他喜欢别人我可以抢，可是为什么偏偏是你……呜呜……”

季小葵，为什么是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牙牙，你在说什么？”

“昨天晚上，易烱不是跟你表白了么？”

“什么？我都不记得了。”

“昨天晚上，易烱说你喝醉了要送你回家，我说好，后来想想有点不放心，就跟了出来。然后你们去了游乐场，你好像要做旋转木马，我就在下面看着你们。音乐声太大我听不见你们说了什么，只看见易烱抱着你……很珍惜地抱着你……”

小葵觉得一切来得太突然了，让她有点不知所措。

“其实我早就觉得了，可是我一直在骗自己……还记得第一次在KFC吃饭，你去买饭的时候，易烱一个劲儿地问我你的事情，我当时就觉得有点奇怪，然后他走之前又在你耳边说了话，我就肯定，他喜欢你。你怎么会不知道呢，易烱对你的不同。你真是个小傻子……其实我也是个傻子……明知道他喜欢你，我也不愿意相信……季小葵，你告诉我为什么是你，为什么？”电话那头，牙牙又哭起来了。真的很伤心，小葵从没见过的伤心。

过了好一会儿，牙牙都没有开口，只是哭，一直哭。

小葵也觉得好难受，鼻子好酸，然后，眼前的易烱的脸就模糊了。

易烱着急地问发生了什么事吗。

小葵摇摇头。

然后，牙牙终于又说话了。

“小葵，答应我，别辜负他……”

“牙牙……”

“你是他的选择，所以我不怪你。只希望你好好照顾他，能答应我吗？”

“我……”

“小葵……算了，一切都过去了。”然后，牙牙突然换了一个语气：“我说过如果易烱喜欢上你我就劈了你，可是我下不去手。所以，你要请我吃饭，吃很贵的海鲜……好了，罗嗦了半天我都快成老太婆了，你好好休息，挂了！”

还没等小葵说话，电话那头就只剩“嘟嘟”的声音了。

小葵抬起头，看见的是易烱的眼睛。

一滴眼泪滑落，在小葵有点愕然的脸上。

易烱伸手抹去小葵脸上的泪，心疼地说：“小葵，发生了什么事，可以告诉我吗？”

小葵觉得当易烱的手触到她脸颊的那一瞬间，好像一米阳光射进了心中布满阴霾的秘密花园。

也许，易烱是小葵的春天。

“学长，你为什么喜欢我？”

“能说出理由的就不是爱了。”说这话时易烱是带着笑的，笑容是很温柔的。

“学长……”

“小葵，做我女朋友吧？”易烱说这话时眼里充满了期待，那笑容，足以让每一个女孩子动容。

“可是……我有喜欢的人了……”小葵避开易烱炽热的目光，用很小的声音说。

就在那一秒，易烱眼中的希望一下子熄灭了，闪亮的眼睛突然暗淡下来，就像一颗陨落的星。

“对不起……”小葵站起来，背过身去，眼泪不自觉地又掉下来。

她知道易烱的好，如果谁做了易烱的女朋友，一定会是最幸福的女孩。可是她却愿等待那个带给她伤痛的人，那个三年前就出现在她生命里的男孩，霍若岛。

突然，易烱起身，从后面抱住小葵。

“学长……”小葵有点惊讶，但是这样的拥抱却让她失去了挣扎的力气。

“小葵，只1分钟就好，让我静静地抱着你，至少这一分钟，你只属于我一个人……”

小葵听着易烱这样的告白，觉得好难过。辜负了这样一个人，估计会被雷劈死。

“小葵，给我一次机会吧……我真的……好喜欢你……”易烱的声音有点颤抖，小葵觉得，有东西滴到了自己的脖子上，有点温暖的液体，易烱的眼泪。

小葵没有说话。她实在没有勇气拒绝。

时间静止了。在季小葵和易烱的身上。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易烱紧紧抱住小葵的手松开了，小葵回过头，看见易烱的脸，他居然在笑。可是笑得有点复杂。

“真是的，一个大男人居然在一个女孩面前哭了，这要是传出去多破坏我的形象啊！”易烱开玩笑似的说，他好像努力在小葵面前表现出若无其事的样子。

未定标题

可是这样，小葵却觉得更内疚，更心疼。

“喂，你别这么深情地看着我，我会想歪的！”易扬说得小葵有点不好意思。

“别臭美了，谁看你了！”

易扬笑了，说：“好了我该走了，下午还有课，你快把药吃了，好好休息。”然后，转身就要走。

小葵说衣服还你，还有，昨晚谢谢你。

易扬笑着摇摇头。

在打开门的一刹那，他背对小葵说我会等你。

又该上学了。

小葵想，真的是，病怎么这么快就好了。

小葵其实有点害怕，该怎么面对牙牙。小葵了解她，她的快乐是装出来的。记得有什么人说过：外表越乐观的人内心就越痛苦。小葵想，牙牙就是这样的一种人。还有易扬，小葵还能那样单纯地和他打招呼然后叫一声学长吗？其实艺术家和作家都是最感性的人。小葵想，像易扬这种能画出这么震撼人心的画的人一定是个感情丰富的人，可通常这种人的感情也最脆弱，像水晶一样，随时都可能破碎，支离破碎，然后重重地划伤自己。她不希望易扬受到伤害，可是这伤口却是她亲手划伤的……

小葵不知道为什么，又想起了罹若岛。几天没见他了，不知道他还好吗……还是在每天吃泡面吗？她的脸还是那么苍白吗？还有那个女孩，是不是正陪在她的身边……也许爱一个人就是这样，每一个念头都关于他。小葵很想去小理发店看看他，可是又怕万一碰上了那个叫莫萧萧的女孩该怎么办。

就这样胡思乱想着，不知不觉已经到了美院的大门。

小葵抬起头，一眼就看见了走在前边的牙牙，她有点不敢叫她。

然后，有别人叫了牙牙的名字，牙牙一回头，看见了小葵。

牙牙和那个女生打完招呼后，就向小葵走去，小葵居然有点紧张。

“小葵，你真是的，看见我也不叫我，怕我让你请吃海鲜啊！”牙牙还是老样子，可是小葵看得出，牙牙的眼睛有点肿，她昨晚一定哭过了。想到这儿，小葵觉得很难受。和牙牙认识6年了，一样的初中，一样的高中，一样的大学，关系是可以穿一条裤子的那种，可是，她居然害得自己的朋友这么伤心……

“牙牙，对不起……”

“内疚了吧？”

“恩……”

“觉得对不起我吧？”

“恩……”

“那你就请我吃饭吧！”牙牙边说边拍拍小葵的后背。小葵觉得这女人下手还真是不知轻重，如果到少林寺或武当山习武，一定能把中国武术发扬光大。

“好……”小葵答应得有点颤抖，因为她的钱包里只剩100块钱了。按照牙牙这个大胃王的话说，100块还不够塞牙缝的！

这时，牙牙突然问：“小葵，几点了？”

小葵看看表说：“7点30，还半小时上课。”

牙牙说：“我不是担心上课。你不知道，从上周五开始，这个时候，就会有一个帅哥站在门口，好像在等人的样子。真是帅哥年年有，今年特别多。我牙牙真是走桃花运，都让我遇上了。”然后，不出所料的，牙牙又摆出一副发春的表情。

小葵想，女人变脸真的是比翻书还快。昨天还死活说只喜欢易扬，今天就又瞄上别的帅哥了。

牙牙非要拉着小葵在这里等那个男的，说是有难同当。小葵说有福都不同享有难为什么要同当？牙牙听了就用她那肿得跟金鱼眼似的眼睛盯着小葵，说我用眼光杀死你。小葵只能郁闷地说单细胞生物。

就这样，两个人有点像地站在门口。

居然有过路的学生说：“真是世风日下，援助交际都做到大学来了！”

牙牙听了，真的是怒发冲冠，说：“白痴，援助交际哪有这么明显的？”

小葵一脸无奈。

过了大约20分钟吧，校门口已经没什么人了。小葵说咱们走吧，牙牙倒是坚持不懈，说再10分钟。小葵想，你要是在学习上也能有这种精神估计高考就能多得50分了。

突然，牙牙激动地晃着小葵的胳膊，说：“他来了，他来了！”

小葵抬头，看到一个背影。黑色的毛衣，牛仔裤，很标准的身材。还有，栗色的头发……突然一个念头冲进小葵的脑子里，小葵有点欣喜若狂，那个人的背影，像极了罹若岛。

然后，那个人回头，一张有点苍白的脸出现在小葵眼前，罹若岛，真的是他！

小葵不知道自己是什么心情，很开心，又有点嫉妒。她想知道，谁能被罹若岛这样等待。

罹若岛看见了李小葵，便向这边走过来。

同时，罹若岛的手机响了起来，罹若岛边走边拿出手机，接起来时，表情变得有点冷漠。他回过头，看见从后面走过来的莫萧萧。

莫萧萧很快地走到罹若岛身边，她挽起罹若岛的胳膊，很自然地把头靠在罹若岛的肩上，说：“若岛，你又到这儿来了，我找你一个早上。”

罹若岛抽出了胳膊，冷淡地说：“萧萧，你不要再闹了，快回家去。”

莫萧萧真的很像口香糖，又挽上了罹若岛的胳膊，说：“若岛，你不送我回去吗？”

李小葵和牙牙一起看着眼前上演的免费电影，心里的想法却截然不同。

小葵想，罹若岛这样的男孩子，理所应当受到很多女孩的青睐。而自己，只是他生命中一个不请自来的过客，即使她拼了命地想留下，可是她却没有这个权利。而易扬却是拼了命地想留住自己，而自己却拼了命地想逃……命运真的是很玄妙的东西。

牙牙想，这女的头发一定做过离子烫，恩，明天我也做一个去！这女的用的化妆品不错，脸上的雀斑、痘痘全给盖没了，恩，呆会儿，我一定得问问她是什么牌子的！还有，这女的的声音怎么这么嗲，恩，我得录下来回家好好学学！

罹若岛突然把目光转向李小葵，那种目光，是小葵从没有见过的沉默。罹若岛走到小葵身边，把手搭在了小葵的肩上，说：“萧萧，这是我女朋友，认识一下吧！”

莫萧萧听了，眼泪马上就掉了下来。小葵想，女生的眼泪真是来的比雷阵雨还快，幸亏莫萧萧生活在现代，要是她是孟姜女，估计现在整个长城都不存在了。

“若岛……你怎么能这么对我……呜呜……”莫萧萧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要不是把眼线哭花了，这种感觉跟林黛玉

未定标题

还真像。“若岛，我不信，我不信……”

罹若岛没有说话，轻轻地把小葵转向自己，往前走了一步，低下头，吻了小葵的额头，然后说了一句：“小葵，跟我走吧，我有话对你说。”

小葵的心跳得飞快，她想，如果心跳的速度也有纪录的话，自己一定超过了吉尼斯世界纪录。就在罹若岛的唇碰到小葵额头的那一刹那，小葵觉得自己的心都要融化了，融化在雪天里，融化在罹若岛的身边。她宁愿像一个雪人一样，生活在罹若岛的冬天里，融化在易扬的春天里，因为她愿陪在罹若岛的身边，也愿用生命报答易扬的爱。

还没等小葵反应过来，牙牙就冲过来拉走了小葵。

牙牙有点生气地说：“我们还有课。”

罹若岛却笑笑说：“没关系，小葵，晚上我来接你。”

小葵冲罹若岛笑了笑，还没来得及说什么，就被牙牙拽进了教学楼。

快走到教室的时候，牙牙突然停下了，她用很低沉的语气问：“那个人是谁？”

小葵轻描淡写地说：“他……是我三年前认识的一个朋友。”

牙牙转过身来，眼睛红红的。“小葵，你喜欢他吧？”

“我……”

“不用说了，我看得出来……易扬知道吗？”

小葵点点头。

“那他怎么说？”

“他说……”小葵低下头，用自己都听不太清楚的声音说：“他说会等我。”

“我知道了……”牙牙说完就转身走进了教室。

牙牙的听力还真是好到一定程度，可是每次英语听力考试，却又差到一定程度。老师问她，别人就算都是蒙的都比你看高，你是不是聋子啊？牙牙总是点点头，然后很无辜地说老师，其实我有帮助听器，可是不怎么管用。老师就说我怎么看不见助听器。牙牙就变得很拽的样子说这是透明的，还是美国进口的，很贵的！老师被她气得无话可说，就不再理她了。可是牙牙却好像做了什么伟大的事一样，天天在小葵耳边说呵呵，看我厉害吧。小葵总是郁闷地说神经病。然后，两个女生就在校园里打起来。路过的男生总是说我们的学校好像动物园。然后，小葵和牙牙就张牙舞爪地向那些男生奔过去，嘴里还说着看我的厉害。那些男生总是被迫躲到男厕所，等到上课铃打了，才敢出来。

小葵从后门溜进教室，刚想坐下，就听见老师用很标准的河东狮吼叫道：“季小葵，到前面来！”

小葵边走边在心里把天上的地下的所有神仙都拜了一遍，希望老师不要罚自己明天交10张素描或者论文什么的。

小葵走到老师身边，很乖地说：“老师，早上好，哎呀，几天不见，您又漂亮了！”经验告诉她，老师是吃软不吃硬的动物。

老师果然很温柔地说：“小葵，病好了吗？”

小葵一边冲老师点头，一边心里想着神仙终于显灵了！

老师也点点头，然后突然用高八度的声音喊道：“病好了还迟到！明天交一篇论文，题目是论中西方的艺术差异！”

小葵郁闷地答应了一声，转身回到座位上。心里又把天上的地下的所有神仙都骂了一遍，嘴里叨唠着：“封建迷信害死人！”

快下课的时候，小葵收到了牙牙的短信。

“小葵，你千万不要辜负了易扬，算我求你。即使他不爱我，但我还是希望他能幸福。你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也希望你能得到幸福，而易扬，就是你的幸福。”

其实小葵一直都明白，如果和易扬在一起，一定会比和罹若岛在一起幸福。可是她爱的是罹若岛，即使得不到幸福、得不到回报她也无怨无悔。

上天，有的时候就是这样作弄人，你喜欢的偏偏不会是你的归属，但喜欢你的，偏偏又不为你所爱。

傍晚时，天变得有点凉了。夕阳挣扎着不肯落去，天边的云就被染得很红。

小葵一直很喜欢夕阳，因为那种不完整的美丽让她觉得很真实。也许，搞艺术的人都是这样，触景生情，然后顾影自怜一会儿，马上又感叹生活的美好。典型的精神分裂。

小葵走到门口，看见了罹若岛。

罹若岛说：“走吧。”

小葵问：“去哪？”

罹若岛笑笑，有点神秘地说：“去一个你没去过的地方。”

原来罹若岛说的那个地方，是一个天台。

天台上还有厚厚的雪，没有人踩过的，很干净的雪。

站在这么高的地方，小葵觉得，自己离天好近，离太阳好近；站在罹若岛的身边，小葵觉得，自己离快乐好近，离幸福好近。

小葵说：“我可不可以问你一个问题？”

罹若岛点点头。

“那个女孩……”

小葵有点犹豫，她真的很想知道那个女孩的事，但又怕问出来了，罹若岛会觉得她很多事。毕竟，她没有立场去干涉罹若岛的生活。

罹若岛转过头来看了看季小葵，“你说莫萧萧？”

小葵点点头。

罹若岛把头转向了一边，说：“我从小就认识她，她就像我妹妹一样。”

小葵听了，觉得好高兴，那种感觉就像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一样。就像期待了好久的答案，终于被证明了的喜悦。

罹若岛说：“其实，我也有一个问题想问你。这个问题，我三年前就想问了。”

小葵笑着说：“你是不是想问我为什么要把头发剪了？”

罹若岛笑着说：“是。”

小葵慢慢地走到天台旁边，手扶着栏杆，俯瞰着整个城市。然后说：“从哪里才能看到美国呢？”

罹若岛走到小葵旁边，问：“美国？”

“小时候，有个男孩说喜欢我，他说女孩的头发应该为心爱的男人而留，所以要我为他留头发。”

“你喜欢他吗？”

小葵摇摇头，“等他去了美国，我才明白，我对他的感觉不是爱，只是一个承诺。”

“所以他走了，你就把头发剪了？”

小葵点点头，笑了，说：“我很傻吧？”

罹若岛摇摇头，把目光移到了望处，“夕阳真的很美……”

未定标题

小葵说：“你也喜欢夕阳吗？”

罹若岛摇摇头，“夕阳太短暂了，就像人的生命一样。到了一定的时候，太阳就一定要落山，就算它再怎么挣扎，也终究不能留下来。生命也是这样，有的时候，不是你想怎么样，就能怎么样的……”

小葵听着罹若岛的话，突然觉得很悲哀，罹若岛原来对生命这么没有信心。

小葵说：“你干什么突然这么多感慨啊？你不是得了什么绝症吧？”

罹若岛听了，看着小葵，笑着说，“你想象力还真丰富。”

然后，两个人就聊了起来。罹若岛给小葵讲自己的理想，自己的生活，还有发生在理发店的事情。小葵给罹若岛讲学校的生活，当然，牙牙的糗事也被小葵一件不漏地讲给了罹若岛，罹若岛听了，开玩笑似的说一定要介绍给我认识。小葵第一次觉得，罹若岛的笑容是那么真实。

小葵也不知道和罹若岛聊了多久，只知道街上的灯已经都亮起来了。

一阵风吹过，小葵觉得有点冷了，不自觉地打了个寒颤。

罹若岛问：“你冷吗？”

小葵摇摇头。

罹若岛笑了，说：“你还真是爱逞强。”说完，罹若岛脱掉了自己的外衣，给小葵披上。

尽管衣服很薄，小葵还是觉得好温暖。

小葵突然觉得，也许是时候了，告诉罹若岛自己的感情。

罹若岛说：“时间不早了，我们回去吧。”

小葵低着头说：“罹若岛，其实……”

罹若岛说：“怎么了？”

“我……我喜欢你。”

小葵说完之后，居然有如释重负的感觉。毕竟，这句话埋藏在她心里太久了。

罹若岛走到小葵面前，轻轻地摸摸她的头，说：“小葵，其实……你就像我的妹妹一样。”

小葵觉得天好像一下子塌了下来，好想哭……小葵想，是谁说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为什么，为什么砸到了我的头

上？罹若岛，原来，他一直把我当成妹妹……妹妹……

小葵抬起头，看着罹若岛的眼睛，有点模糊。泪水模糊了小葵的视线，是幻觉吗，还是真的，罹若岛的眼里，怎么也会含着泪呢？

小葵擦掉眼泪想看清楚，罹若岛却已经转身。

小葵想，罹若岛是真的不喜欢自己，还是……不敢接受她的爱？

第二天早上，小葵起得很早，或者说，她一晚上都没有睡。

枕头被哭湿了一大片，小葵想，不管它，失恋的人是老大。

老师留的论文还没有写，小葵想，不管它，失恋的人是老大。

手机里很多未接电话，小葵想，不管它，失恋的人是老大。

到班里的时候，才7点，教室里空荡荡的，像小葵的心一样。

小葵在座位上坐下，低头听着MP3。

MP3里正好放着《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

离不开我爱的人/我知道爱需要缘分/放不下爱我的人/因为了解他多么认真/为什么最真的心碰不到最好的人/我不问我不能拥在怀中直到它变冷/爱我的人对我痴心不悔/我却为我爱的人/甘心一生伤悲/在乎的人始终不对/谁对谁不必虚伪/爱我的人为我付出一切/我却为我爱的人/流泪狂乱心碎/爱与被爱同样受罪/为什么不懂拒绝感情的包袱。

小葵听着这样的歌，不自觉地想起罹若岛和易扬。

想着想着，眼泪又掉下来。记得有人说过女人是水做的，小葵一开始还不相信，现在终于相信了。悲伤的时候，眼泪是永远的陪伴。

不知道是音乐的声音开得太大，还是小葵太专心地在想事情，以至于有人走了进来她都没有发觉。

小葵觉得有人拍了自己一下，一抬头，看到了久违的脸。

是易扬。

小葵摘掉耳机，擦了擦眼泪，笑着说：“学长，早上好！”

易扬在小葵前面的座位上坐下，问：“发生什么事了？”

小葵笑着摇摇头，说：“听到了一首歌，觉得很感人。”

易扬听了，没有说话，慢慢低下头，过了好一会儿才说：“为什么你在我面前还要装做这么坚强的样子？你可以放肆的哭，没关系，我会保护你的。”

这样的话不论哪个女孩子听了都会感动。小葵知道易扬的爱，易扬的付出，可她不确定自己能不能给他相同的爱，这就是她拒绝易扬的另一个原因。

小葵说：“学长，我……昨天和那个男生表白，他说，他一直把我当妹妹……不过没关系，我很快就会把他忘了的……”

“小葵说到最后，声音已经小到听不清了，其实她知道，罹若岛在她心里，会成为永久的痛，也会成为最美好的回忆。

易扬听了，抬起头，突然握住小葵的手，说：“小葵，我知道你不像外表那么坚强，如果没有人陪在你身边，你就会伤心流泪……小葵，给我一次机会，也给你自己一次机会，相信我，我会让你的脸上只有笑容。”

小葵掉下了眼泪，因为易扬的承诺。

易扬轻轻抚去小葵脸上的泪，笑着说：“我不会再让你哭。”

小葵说：“学长，你给我一点时间。”

易扬点点头说：“好，无论多久，我会等你。”

小葵苦笑，因为她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忘记罹若岛，接受易扬的爱。

易扬起身，递给小葵一份东西。

小葵翻开，看见了几个字：论中西方艺术差异。

小葵抬起头，看着易扬，心中是说说不出的感激。

易扬说：“我昨天早上经过你们班的时候听到老师罚你写这个，我想你写这个应该满困难的，所以我就帮你做了。”

小葵说：“谢谢。”

易扬摇摇头说：“没什么。”然后看了看表说，“我该走了。”

未定标题

小葵说：“学长，如果有什么事我可以帮你的，一定要告诉我。”

易殇笑着点头说好，转身走了。

过了一会儿，小葵收到了易殇的短信。

“小葵，其实只要你开心，就是帮我最大的忙了。”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了，小葵以为自己会一直记得罹若岛的脸，罹若岛的声音，以及罹若岛手心的温度。可是当她回想起有关罹若岛的一切事情，一切却又变得模糊得好像没有发生过一样……

有人这么说过，对一个人太过思念，反而会忘记他的存在。

在无数个寂寞寒冷的夜里，小葵站在阳台的大玻璃窗前，俯瞰着城市的灯火。手中的咖啡依然飘着稀薄的雾气，附着在玻璃上，留下一片朦胧的痕迹。小葵伸出手，温热的指尖轻触到冰冷的玻璃，刺骨的凉意从神经末梢传到大脑中枢，整个人便不自觉地清醒起来。

在一片朦胧的痕迹中，小葵用指尖写下了三个字，几个月以来一直萦绕在她脑海里，绞着她的心，让她难过得极近窒息的三个字。然而她的难过又是如此平静。她像往常一样上课；像往常一样和牙牙在校园里打打闹闹，和班里的男生称兄道弟，赶在上课铃声结束之前最后一个从教室的后门溜进去；像往常一样见到易殇，感受到他温柔的关爱，体会到他无悔的付出……

——罹若岛，如果你没有出现在我的生命里该多好。

——如果没有你，我想我的生命会失去颜色。

——可是有了你，我的生命却因为你的离开而失去了意义。

被罹若岛拒绝之后，小葵每次回家都特意多绕几条街，她害怕看见罹若岛店里亮着的灯，害怕从玻璃窗看见罹若岛忙碌的身影，害怕自己又想起他……

春节前夕，又下了一场雪，整个城市变得热闹起来。

下午学校放假，牙牙拉着小葵说要出去玩。

“外面那么冷，你想去哪啊？”小葵一边低头收拾包一边问看起来有点迫不及待的牙牙。

“放心放心，我们要去的地方保证温暖……而且保证安全！”

“保证……安全……全……？”小葵慢慢抬起头，故意拉长声音。

“你想哪去了，你答应我陪我去我就告诉你去哪！”牙牙边说边把脸贴近小葵，眯起眼睛。小葵知道，她的下一句是“

你要是不陪我去我要你好看！”

小葵只好点点头说：“只要不是麦乐迪我就陪你去……”

牙牙一听就大笑起来，露出一排好看的牙齿。

“当然不是，易殇邀请我们去他家！”

小葵听了嘴张成“O”字，半天没有合上，心想，这次是上了贼船，着了牙牙的道了。

“牙牙，你牙上沾了西红柿皮……”

“臭丫头，你还想骗我，我今天根本没吃西红柿……你有两条路，一条是去，一条是死，你选吧！”

小葵想，好汉不吃眼前亏，我路上逃脱的机会多的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于是点点头表示妥协。

一路上，小葵想尽了各种办法。什么想上厕所，什么自己晕车想吐，什么自己落了东西在教室里，可是都不管用，牙牙俨然一副雷打不动的表情，一双手紧紧地抓住小葵。小葵真是怀疑，牙牙是不是学过擒拿手。

快到站的时候，小葵只好使出了杀手锏。

“牙牙，咱们不能空着手去吧？”小葵冒着钱包瘪掉的危险，心想只要能不去，我豁出去了，大不了饿死！

其实易殇并不是那么可怕，小葵只是害怕，害怕自己因为一时感动接受了他，害怕自己不能给他与他给自己相同的爱，害怕伤害他，害怕他不幸福。

其实小葵对他不是没有好感的。

也许只是因为命运的安排，让他排在罹若岛之后出现。

这样的开始，仿佛是不太公平。

因而这样的结局，也仿佛是命中注定。

“啊？不用那么浪费了吧？”牙牙惊讶地看着小葵仿佛在看一只恐龙。

“怎么这么说，易殇这么照顾我们，我们应该好好感谢他的！”

“什么我们，明明只是你……哎，我这么伟大，把最喜欢的人让给了最好的朋友，你要感激也应该感激我，笨蛋！”

小葵听到这句话时觉得有点难过，虽然知道牙牙在开玩笑，可是毕竟易殇是牙牙那么喜欢过的一个男生，她知道牙牙这回认真了，她知道牙牙为这件事掉过多少眼泪，她也知道牙牙是多么希望小葵可以给易殇幸福。

然而小葵是个固执的人，固执到非要碰到头破血流还不能意识到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或许易殇是小葵的需要，可是罹若岛才是小葵真正的想要。

想着想着已经走到了易殇的家门口，小葵只能硬着头皮跟着牙牙进去。

白色的门，没有任何装点，似乎少了些过节的气氛。

按了门铃之后，听到门那边传来的脚步声。于是，门开了，小葵又看到了易殇的笑容。

“你们来了，请进。”

小葵看了看易殇的屋子，和自己想象的感觉几乎一样，温暖舒适，有一股家的味道。

墙壁是雪的颜色微微有一点鹅黄。客厅有很大的落地玻璃窗，阳光毫不吝惜地照进来，照彻了每一个角落，让每一样摆设都镶上了一层好看的金边。餐桌也是玻璃的，上面摆着一个玻璃花瓶，里面插着一束绽放的黄玫瑰。阳台上几盆植物，好像是刚浇过水的样子吧，土壤是湿润的颜色，绿色的叶子有些发亮，一切都是那么自然和平静。

易殇的房间很大，空荡荡的却显得有点寂寞。房间里弥漫着淡淡的香味，一些装裱过的画靠在墙上，桌上堆着很多杂志，画架上放着一个画板，画板上是一张画。

没有人的街，无尽的黑暗几乎吞噬了整个世界，只有微微发亮的街灯把一个人孤独的身影拉长。而那个人的背影，有点看不清楚，模模糊糊地像天上同样看不怎么清楚的云。

小葵觉得这张画没有完成，因为这样的寂寞太过凄凉，亦或是让人窒息。她希望，天上会出现一颗闪亮的星，一束可以让整张画明亮起来的光芒。

有人说过，等待是一种寂寞的姿势，所以，易殇在等待，易殇也在寂寞。

以前的易殇，是不会画出这么绝望的画的。

他的画应该永远充满阳光，如同可以融化冬雪的阳光，照得人心暖融融的。

他不该是这么绝望的一个人，不该是这么寂寞的一个人。

未定标题

或许，在无尽的等待中，他改变了。在思念的灼烧中，他改变了。小葵是多么希望他退却，或是自己向前，可是他们就这样面对面隔着一米站着，而这一米仿佛是无法跨越的天堑。

“小葵……”不知道什么时候，易烱已经走到了小葵的身边。

“学长，这张画……画完了么？”

易烱没有说话，轻轻地把画从画板上摘下来。

然后，就在小葵面前，他微笑着把画撕了。

“学长！你干什么？”小葵惊讶地看着易烱，看着一大片一大片染着厚重的黑色的碎片从眼前飘下来，连同自己大滴大滴的眼泪，掉落在地板上。

“小葵，为什么要哭？”易烱有些不知所措，伸手想擦掉小葵的眼泪。

“为什么要撕掉它？”小葵向后退了一步，她怕触摸到易烱肌肤的温度，自己会因为愧疚而融化在易烱的付出里。而同情，是最卑微的爱情。

易烱伸出去的手僵在半空，他笑笑说：“瞎画的，太难看了，留着也没用。”

小葵看得出来，易烱的笑容掩进了绝望的落寞，她也明白，易烱有他自己的骄傲，他不希望小葵知道自己的寂寞，因为他要的是小葵的爱，而不是同情。

原来在等待的路上，谁都会被寂寞的火焰灼得满是伤痕。而伪装的笑容，却让小葵更加无所适从。

“是我让你等太久了，学长，对不起……”小葵转过身去，她没有勇气面对着易烱的脸，说出她接下来想要说出的残酷的话。

有人说过，爱上一个人只用几分钟，而忘记一个人却要用一辈子。小葵知道自己忘不了罹若岛，纵使他们的回忆只有断断续续的一点，也足够她走完以后的日子。又或许若干年后，她可以走出这段回忆，但是她不想让易烱等待了，她不想看着易烱沉沦下去。

不是小葵狠心，而是她太在乎易烱了。

小葵刚刚鼓起勇气，想说出“学长，你不要等了。我们是不可能在一起的。”突然门被人推开了。

是牙牙。

小葵在几个月以后回想起来，觉得这个插曲太过巧合，是上帝故意安排的玩笑么？如果牙牙没有闯进来，小葵或许已经说出了这句话，或许一切都会改变。

易烱不会那么痛苦，也不会失掉他的自尊，他的骄傲，他的一切……

牙牙突然闯进来，说：“接了一电话，我妈让我赶紧回去，晚上有人请吃饭。她真是什么便宜都想占啊，哎呀，真可惜，我要回去了，我真想吃学长做的菜呢！……”牙牙喋喋不休地说了半天，才发现气氛有点不对。她还真是单细胞生物，反应就是比别人慢半拍。

牙牙看见小葵哭了，有点生气地看着易烱，说“你欺负她了？”

易烱摆出一副无辜的表情，开玩笑似的说：“我哪敢啊！”

牙牙点点头说：“我说也是，你疼她还来不及怎么会欺负她呢？”

牙牙的这句话让小葵和易烱都微微有一点脸红。气氛一下子变得开朗起来。

小葵擦了擦脸上的泪水，笑着说：“你还不快走，小心河东狮吼。”在牙牙的形容中，小葵完全把牙牙的妈妈定义为河东狮，而河东狮吼是她的独门绝技。

“呦，这么快就赶人了……学长，你可要好好感谢我哦，我闪了！”说完，牙牙一路小跑就出了门。

小葵和易烱只得在原地无奈地笑了。

过了一会儿，易烱突然想起刚刚小葵的欲言又止，问：“你刚刚要说什么？”

“没什么……”勇气已经从小葵的体内溜走，这句话只得再次埋进了小葵的心里。

“那你在沙发上坐一下，我去给你泡杯咖啡。”易烱说完，就走出了屋子。

小葵把地上的碎片捡了起来，偷偷地装进了包里。

小葵坐在客厅，听见了厨房里易烱用机器研磨咖啡豆的声音，水沸腾的声音，以及杯子碰到桌面的声音。

很温暖的午后，阳光寂静无声却照得小葵那么温暖。慢慢的，咖啡的香味弥漫在空气中，小葵渐渐有了睡意，靠着柔软的垫子，躺在沙发上睡着了。

易烱端着咖啡杯从厨房走出来，看见小葵睡着了，就轻轻地把咖啡杯放在了茶几上，索性在小葵旁边的沙发上坐下，静静地看着小葵的侧脸。

——小葵，你知道么，从第一次见到你，我就觉得你与众不同。你让我有一种想保护的冲动。所以当我知道你和我竟然在同一所大学读书时，我高兴得不可名状。

——小葵，你知道么，在我的生命里，有两样最重要的东西，一样是画画，一样就是你。失去了任何一个，我的生命都会不再完整。所以我选择了最痛苦的方式去争取你……无论多久，我会等你。

——小葵，你知道么，在等待的日子里，我有多么寂寞。在空荡荡的屋子里，寂寞有着多么寒冷的温度。在辗转难眠的夜里，我多少次冲着窗外呼喊你的名字，直到胸腔里灌满了冷风，开始不住地咳嗽。

——现在，你在我面前熟睡。你时而皱眉，时而微笑，时而喃喃地叨念着一个名字，我听不清楚，可是我知道那是谁……他也让你如同我牵挂你一样被你时时刻刻牵挂着吧？如果有一天，你也可以这么牵挂着我，即使只有一天，我也愿意用我的生命去换……你问过我“你是天使么，不然为什么会对我这么好？”我想说，如果我是天使，我愿意折断我的翅膀，让你去飞翔……

小葵手中的咖啡渐渐失去了温度，刚刚写下的“罹若岛”三个字也越来越模糊，然后，消失了。如果，一切回忆也可以像这样消失，是幸福，还是不幸？

明天，小葵就要离开，离开这个她从小生活的城市，和那个为她付出一切的人一起，到达一个陌生的地方。

闭上眼睛，眼前一片漆黑。这么寂寞的颜色，让人感觉那么的无助。那么，在那么多个日日夜夜，当他生活在黑暗中时，他该是多么的痛苦。当他可能永远不能实现他的梦想时，他该是多么的沮丧。而他所忍受的一切，仅仅是因为他爱小葵。爱，包容了一切。

——易烱，你的出现是我生命中的奇迹。

——你的出现，使我快乐，却也让我深深地痛苦。刻骨铭心地痛苦。

——其实我想说，可不可以不要对我那么好？如果你没有那么无悔的付出，也许我可以一个人在角落里哭泣。可是有了你，我却没有办法再坚强下去。

命运的齿轮在那一片血色里悄悄旋转，而我们，都成了上帝的玩偶。

未定标题

一个月前北京下了一场大雨，一场这个季节里少有的大雨，美院里灰色的建筑全都变成了深灰色，蒙蒙的水雾中只看清轮廓，在微黑的黄昏中有点可怕。

这个时候校园里已经没多少人了，请人画到的躲在家里睡觉，老师教授躲在办公室里吹冷气，牙牙拿着伞站在楼门口，用她的话说，是等待邂逅帅哥。而匆匆走着的人不是淋得跟落汤鸡似的一路小跑就是两个人甜蜜地撑着一把伞。

小葵，一个人撑着伞，面无表情地走出学校大门。

——这样的天气是不是预示着什么不幸呢？

——罹若岛在干什么，他会不会出门但是没带伞呢？他会不会生病呢？

几个月了，她还是忘不了他，他的笑他的沉默他的孤独他的绝望，都像一颗毒瘤一样长在小葵的心里，让她时时想起却隐隐做痛。

走过一个拐弯的时候，小葵突然注意到路边有一个蹲着的女孩。长长的头发已经被雨水打湿，耷拉下来看不到她的脸，她的身体不住地颤动，不知道是因为冷还是害怕或是难过。看到她楚楚可怜的样子，小葵忍不住走过去，把伞举到那个女孩的头上，然后俯下身去，问：“你怎么了？”

然后，那个女孩抬起了头——

是莫萧萧……

小葵后悔了，如果当时她没有走过去，一切是不是都不会发生？她是不是还可以只默默地在一个角落思念着她所爱的人，然后毕业，找工作，挣钱，最后找个爱自己的男人嫁了？

就是这一句“你怎么了？”扭转了三个人的命运。

季小葵，罹？

季小葵，罹若岛，易炆，是不是上帝画的一个三角？无论怎样都连在一起，发生什么都是最少摧毁两个人……

“怎么了……你还问我怎么了！”莫萧萧的声音有点歇斯底里，摇摇晃晃地站起来，眼神游离而愤恨。“季小葵！都是你！你到底有什么好！让若岛那么喜欢你！……我从小就认识他，我爱他不会比你少！凭什么他为你哭为你喝醉……他为什么在熟睡时还要念着你的名字，为什么！你告诉我为什么！”

“你……你说罹若岛喜欢我？！”小葵愣住了，如果莫萧萧说的是真的，罹若岛当初为什么要拒绝自己？可是如果莫萧萧说的是假的，她又为什么要说出这些话？

“你还装！”莫萧萧的眼神一下子清醒过来，直勾勾地盯着小葵的眼睛，眼神复杂而又恐怖，让小葵从心底感到一阵阵寒冷……

“他居然为了你骂我！……你丫装什么蒜，就是因为你！一切都是因为你！”

说完，莫萧萧一边小声叨念着“都是因为你”一边向小葵靠近，